

# 烏托邦詩篇

王安憶

當代著名作家

一九五〇年出生于南京

一九七〇年赴安徽插隊

七二年考入江蘇徐州文工團任演奏員

一九七八年調回上海

在《兒童時代》雜誌社做小說編輯工作

一九八七年調入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

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發表第一篇作品

主要作品有《雨·沙·沙》

《本末列車終點》、《流逝》

《小鮑莊》、《69屆初中生》

《流水之十章》等



王安憶

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係

烏托邦詩篇

懷

(京)新登字124号

## 乌托邦诗篇

---

著 者：王安忆  
出 版：华艺出版社（北京市朝阳门内南  
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）  
印 刷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
发 行：华艺出版社总发行  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---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·32  
印 张：9.5  
字 数：174.6千字  
版 次：1993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
印 数：00001—10000册

---

书 号：ISBN 7—80039—729—7 I·306  
定 价：6.50元

## 出版说明

改革开放以来，在“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文艺方针指引下，中国文坛又迎来了丰收的金秋季节。众多文艺界的老将新兵，以勃发的创作热情，推出一批展现改革风貌，讴歌时代精神，同时在创作手法上刻意求新的优秀作品。为了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貌，我社将出版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》，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文坛新老名家的近作。该套丛书均选收中、短篇小说，每位作家一集，每集约十五——十八万字。面向大陆及台、港、澳、海外华人读者。

我们真诚期待文学名家，包括台、港、澳及海外的中国作家，将各自的佳作奉献给钟爱各位和各位作品的广大读者，共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贡献。

华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

# 序

## 序

文学是人学，人的生活、思想、感情——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，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，中国新文学，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。

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，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：一是五四之后，二是三十年代中期，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，四是

五十年代前半期，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。

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，“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，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”，这样，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，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，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局面，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，写出了数量可观，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。文学是特定时代、特定社会的制约，时代变了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或之中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，人的思想、感情、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、创作方法，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，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，有所探索，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。

到现在，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、三年，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的论述，显然是为时过早，但是，在我这个上了年轻的过来人看来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，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，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，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，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

题材广阔，风格多样，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一比较，进步是非常明显的。但是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、经济格局大转折、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，举例说，今年三十岁的青年，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，这是“三年困难”开始好转的一年，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，“文革”就开始了，从六岁到十六岁，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，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，他们才十八岁，按此标准，今年五十岁的人，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，他们一方面不象我们一代那样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受过正规的教育，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练折腾，由于此，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不能象前辈作家——茅盾、老舍那样成熟，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，乃至越轨，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，因为，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“初级阶段”。

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，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，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，但不应该求全责备，拔苗助长。人们需要严师，也需要益友，严师益友的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

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，奋发前进，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，仓皇失措。由于此，我认为出一套丛书，让更多的读者，更多的文学评论者能看到这代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，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，是很有益处的。

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，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。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。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是我的朋友，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，有些作品我看过，当然，对一个年逾九旬的有，要通读全套丛书，是不可能的，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，因此，写一点感想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，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



## 作者的话

决定这书题名为“乌托邦诗篇”，这几乎是给我这一阶段的人生观念的命名。“诗篇”这词就已经相当虚枉了，又何况加上“乌托邦”这三个字。当我在领略了许多可喜与不可喜的现实，抵达中年之际，却以这样的题目来作生存与思想的引渡，是不是有些虚伪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的只是，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能够援引我们，在黑夜来临时照耀我们的，只有精神的光芒。精神这东西有时候大约就象是宇宙中一个发亮的星体，光芒是穿越了凉冷的内核，火热的岩浆，坚硬的峭壳，最后才喷薄而出。我不知道我如今是走到第几层了，我只感悟到光的存在，这是一种可喜的信任。现在，我好象又回到了我最初的时期，那是人生的古典主义时期。那是可以超脱真实可感的存在，去热情追求精神的无感无形的光芒的时期。再次接近这时期，我心潮澎湃。我有种回了家的亲切的心情，我想我其实是又找寻回来了我的初衷，这初衷是一个精神的果实，那就是文学。因此，从这点上说，“乌托邦诗篇”这书名又可是我整个人生的命题了。

1992年3月9日

# 作者手迹

第 1 页

作者的活

王安忆

决定这书题名为“乌托邦诗器”。这几乎是给

我这一阶段的人生观念的命名。“诗器”这个词就已

经相当虚托了，更何况加上“乌托邦”这三个字。

当我在领略，许多可喜与不可喜的现实，恍惚

中年之际，却以这样的题目来作存在与思想的

引渡，是不是有些虚托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的

只是，当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能够指引我

的，在黑夜来临时照耀我的，只有精神的笔

芒。精神有时像火约然，总是宇宙中一个发亮的

星体。光是是善趣，~~厚实的暖流~~凉冷的内核

火热的岩浆，坚硬的峭壁，最后才喷薄而出。

我不知道我如今是走到第几层，我只感觉到

光的存在，这是一种可喜的虚托。现在，我如

# 目 录

序 .....	夏衍 (1)
作者的话 .....	(5)
岗上的世纪 .....	(1)
妙妙 .....	(94)
歌星日本来 .....	(145)
乌托邦诗篇 .....	(232)

# 岗上的世纪

## 第一章 大杨庄

大杨庄是个大庄，杨姓是个大姓。自从老爷爷来到此地场扎根，如今已有五十四代传人。不论男女老少，大家全都亲切地称这位开宗先祖为老爷爷。湖里的干沟是老爷爷开的，西头的枯井是老爷爷打的，老爷爷种的大槐树空了心，里头可以躲四个藏猫猫的小孩儿。族谱的头一页上就记载着老爷爷的事迹。族谱是从第七代传人手里修的，那一年里出了一个人材。族谱代代相传，最后传到了老队长

手里。老队长是第四十九代里最后一名传人了，两年前老队长退位给他的儿子杨绪国。可是大家依然叫他老队长。杨绪国，则被叫作小队长。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，大杨庄来了三名学生，全是女的。一个是上海来的，姓王，另两个是从县城街上来的，姓杨和姓李。姓王的学生是新调来的县长的熟人，来了之后就要揭阶级斗争的盖子，消灭封建宗法。串连几家外来小户暗暗地闹了一阵。后来被上面挑中做了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，上省里开了会回来正遇上招工，就让县公安局招去做干事了。那姓杨的学生起初也跟姓王的闹腾，然而却不够“典型”，既没当上积极分子代表，招工也没争过那姓王的，哭了一夜就提些酒什么的上老队长家去要求自己这个“杨”姓续进杨庄的班辈。老队长先让她回去，过

了——

了。跑到一半，碰见了挑水的杨绪国。瘦瘦长长的身子，驼了一点背，挑了两桶水稳稳当当从暮色里走来。走到她面前，便微笑着，露出一行很结实的白牙。李小琴一看见他，就哭了。眼泪从她结实饱满的脸颊上滚落下来。杨绪国担着水站在她面前，微笑着说道：

“出啥事了，李小琴？”

李小琴抽抽噎噎的，却也不去擦眼泪。暗沉沉的天色里，她的脸颊、脖子，以及肩膀的线条都显得格外柔和，叫人看了心里软软的。她抽噎了一阵子，才抬起手，用手背抹了一下脸。她饱满的小手就象孩子的一般，很逗人喜爱。

“出啥事了，李小琴？”杨绪国又问了一声。他将扁担横在背上，双手绕到后面扶着，低了脖子，很象一只大马虾。

她这才说道：“杨绪国，我表现怎么样，你可不能装作不知道。割豆子，拉滚子，挖沟，抬粪。割麦子时候，我长了一身疮，也没请假回家。”李小琴拉起裤腿，露出结实白晰的小腿，腿面上有一个疤，光洁如同一面镜子，周围有一些卷曲的汗毛。

杨绪国很快地看了一眼，然后说：“我可不是常常说你好的，李小琴？”

李小琴放下裤腿，满脸的泪痕，忽然一笑：“我知道你是有良心的，杨绪国。”

杨绪国就说：“怎么又笑了？”

李小琴白了他一眼，让过路兀自走了，走了两步又回

头说：“杨绪国，你说话要不算话，雷劈死你！”

杨绪国也回头笑道：“我说过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说。”

然后两人分头走去，心里都有一点高兴。李小琴想：看上去小队长不烦我，还有几分欢喜似的。杨绪国想：这学生的小腿肚子很满。他们一边想一边各自回家。李小琴和那姓杨的住一屋，却分两锅吃，她进屋时，姓杨的学生已经在吃了。于是她就烧锅，锅开了，搅进去面糊，做一碗疙瘩汤。她俩本已经不大说话。姓杨的低了头顾自喝稀饭，李小琴却很亲热地问她今天做什么样的活，做什么样的饭食，等等。姓杨的心里疑惑：她今天怎么了？嘴里又不好不应。李小琴心里暗道：你姓杨有姓杨的活路，我姓李也有姓李的活路。那杨绪国这时也吃饭了，虽说分家，吃饭前，他还得跑后头邀一声：“爹，吃吧？”老队长就说：“你们吃。”他才退出，老队长却又叫住他道，方才姓李的学生来找，他说半道遇见了。问他有什么事，他搪塞道，大约是听见招工的风声来探信的。老队长说：这是大事，有国家的政策，可不能胡乱说的。杨绪国就说：“哪能，我是党员哩！”

这期间，姓杨的母亲从街上来了一回，专来拜访老队长，老队长留了饭。饭上，她母亲赶着老队长叫大伯，又叫杨绪国大哥大哥的，叫高了一班辈份。走时，老队长让杨绪国打了一篮杏子，说是带回街上尝新，也算是走了一遭亲戚的意思。姓杨的母亲挎了一篮杏，很风光地走过庄子，上了回家的大路。庄子里人都说，姓杨的学生是必定

要走了。第二日，李小琴截住了挑水的杨绪国，这时候，月亮已经升起了。她眼睛定定地望着杨绪国，渐渐地涌上了泪水，月光下盈盈的。半晌，她才说：

“杨绪国，说你说话不算话，你果真说话不算话。”

杨绪国肩上搁了满满一挑水，水平平的一动不动。他的长脖子朝前微微伸着，推平的头发里渗了一些白头发。他说：“李小琴，我真的没有说什么话呀！”

李小琴的眼睛完全让两汪泪水遮住了，她颤抖着声音说：“你还有没有心肝啊，你！”

杨绪国感动起来，他定定地站在那里，两桶水平平的。然后他说：“我对你怎样，你很知道的。”

李小琴一跺脚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”

杨绪国有些头晕，就接着说：“你知道，你知道。”

于是，李小琴用手指掸灰似的擦了一下眼睛，眼睛忽然变得明亮无比。她朝前走了一步，昂起脸说：“滴水之恩，我将涌泉相报。”

这时候，杨绪国看见了初升的月光下，她的脸颊柔嫩得象一个婴儿，嘴唇突起，十分鲜艳，就很匆忙地说道：“什么恩不恩，报不报的！”绕过李小琴走了。

转眼间麦子黄了。招工的消息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没有，搞得人心浮动。大杨庄的两名学生按下心在地里割麦，不象有些人那样，天天上街探消息，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今年麦子长得很好，麦粒鼓鼓的。是采用新式的耩播，好比耩豆子一样，所以人们是分路子割的。姓杨的学生很



瘦弱，第一天割四路子，第二天割两路子，到了第三天只割一路子，还跟不上趟。挨着好心人就捎她几把，挨着存心看笑话，又暗暗与杨姓不和的人，就随了她去。过了不一时，就见干干净净一片地上，剩着孤零零的一溜麦子，风一吹就左右摇摆，姓杨的学生歪歪扭扭在后头一棵一棵地割。李小琴就大不相同了，她从头到尾都割六路，手上缠块白手绢，小镰刀磨得飞快，弯下腰索索地割到前头去了，不一会，粉红底小白花的衬衣就汗湿了贴在背心上，映出贴身的汗褂儿，几乎能看见汗褂上的针眼儿。她脑袋上扣了顶没带子的草帽，帽子卡住眉毛，一双黑眼睛溜溜的。大杨庄的人都说，学生和 student，也很不一样。割麦的时候，一早和一晌的饭都是在湖里吃的，由两个半大孩子，挨门挨户去领了饭，再一统送到湖里。姓杨的就在杨绪国家带伙，李小琴没找地方带伙，自己一早带了来，一包馍馍，两个青皮咸鸭蛋，就了脆黄瓜也吃得很好，脸红扑扑的。那姓杨的学生任是喝稀的吃稠的，也是青黄的脸皮，倒象是受了大委屈。人们便更加感叹了。

吃饭的时候，姓杨的学生赶了杨绪国叫大哥，又赶了他家里的叫大嫂，就一家三口人团团坐了一堆，在一个碟子里捡蒜瓣子吃。李小琴坐在一边，抱着膝盖，仰起脸咬馍馍，草帽子几乎落到了鼻子上，越发显得俏皮。她的眼睛从草帽下溜过去，朝了杨绪国微微地笑，笑得他很不自在。吃过饭，送饭的孩子收拾了家什回庄，人们横七竖八地倒在干沟里打盹，李小琴挑了个麦垛半躺着。杨绪国就